

欧洲再边境化及其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

刘 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研究所 北京 100720)

[摘要] 自2015年起,欧洲经历了二战以来规模空前的难民危机。在巨大的压力下,欧盟不得不在内部边境上重启临时管控,同时加强了外部边境的壁垒作用。在欧洲内部,民众对难民的排斥性情绪有增无减,社会中的保守情绪在欧洲弥漫。此外,欧盟与英国就英爱边境问题经历了长期拉锯而无法形成妥协,成为英国脱欧进程中的难题。自21世纪初开始增强的再边境化达到了顶峰,这必将对欧洲一体化产生影响。

[关键词] 欧洲;再边境化;欧洲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 [2019] 01-0188-05

DOI: 10.14112/j.cnki.37-1053/c.2019.01.031

一、欧洲再边境化的原因

再边境化,是指边境的重筑趋势。就欧洲来说,其历史就是去边境化(debordering)和再边境化(rebordering)的历史,并且二者在当今的欧洲依旧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共同塑造了欧洲的深层机理。^①虽然去边境化和再边境化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可以同时发生的,但是21世纪以降显著增强的再边境化的原因、路径及其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已成为当今欧洲边境研究的重要议题。欧洲再边境化的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保证内部边境的安全。欧洲在申根化之后,内部边境开放并且形成共有的外部边境,保证内部边境的开放需要强化外部边境。“在关于欧盟的外部边境方面,欧盟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与高等级的管控与巡查管理体制,这是欧盟内人员自由流动的必然推论,是建立自由、安全与公正区域的必要组成部分。”^②欧洲寻求外部边境稳固的目的是建设心理安逸区。(通过划分边界)人们自我设计出一种纯粹和妥善安排的现实、幻想、或潜意识希望的结果,以降低在日常社会生活斗争中的不安情绪。边境化因此是‘稳定和框定’对外部世界和他人一种变化的期望。”^③两分法使得欧洲人对可能的危险进行安全化建构,从而完成了对例如移民等可能的危险因素的生命政治的计算、列举、规训、监视与测试。因此,外部边境已经成为欧洲建构安全与再边境化的原因。

第二,移民问题引起边境重筑。欧洲的警务部门或内政部门把对移民的规制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把移民相关的事情界定为“有问题的”,他们把移民问题放在事关安全的议程中。移民问题成为了一个“元问题”,不管什么样的移民政策,都会强调欧洲国家已经成为移民国家,而这种状态会挑战国家文化霸权的神话,此外,移民希望获得福利国家的好处,这就与移民目的国公民发生了矛盾。

第三,欧盟扩张的影响。欧盟对待边境问题格外谨慎,一方面,移民问题安全化使得欧盟认为新入盟国家在开放边境后会威胁欧盟原有成员国的内部边境安全;另一方面,并入欧盟或加入《申根协定》后,成员国原有的外部边境有部分变成内部边境,另一部分变成欧盟外部边境。为了防止欧盟面对潜在威胁并巩固欧盟的统一身份,欧盟扩张后需要边境的重筑。边境问题成为欧盟扩张外交政策中的最重要问题。地理边境

收稿日期:2018-11-16

作者简介:刘一(1988—),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政治、美欧社会文化。

^①Carsten Yndigegn, “Between Debordering and Rebordering Europe: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in the Øresund Region or the Danish-Swedish Border Region”, *Eurasia Border Review*, Vol. 2, No. 1, 2011, pp. 47-59.

^②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007/2004 of 26 October 2004 establishing a European Agency for the Management of Operational Cooperation at the External Borders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p. L349/1

^③Henk Van Houtum, “Borders of Comfort: Ambivalences in Spatial Economic Bordering Processes in and by the European Union”, *Regional and Federal Studies*, Vol. 12, No. 4, 2003, p. 8.

虽被打通,但新旧成员国的心理边境短时期内难以消除,这成为推进再边境化进程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此外,欧盟东扩后使俄罗斯和更多的欧盟国家接壤,在缺少互信的基础上,欧盟与俄罗斯的边境将被重建或加固。

第四,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欧盟的外部边境常年经受着非法移民、难民和潜在犯罪的影响。长期存在的非法移民路线给欧洲外部边境施加压力,已经形成了对欧洲边境问题持久发生作用的国际环境。这种常态性的国际环境还会因为周边地区安全情势的改变而改变,例如2015年之后,有超过88万人通过地中海东线非法穿越欧洲边境,比2015年猛增83万人次。此外,大国政治的变动成为欧洲加速边境重筑的重要原因。例如,在克里米亚危机后,波兰便计划在其与加里宁格勒的200公里的边界线上建造6个50米高的瞭望塔。深受此事影响的乌克兰没有按照欧盟的预期进行深刻的改革,边境的合作项目暂停,不再注入相关资金。欧盟有两种再边境化行为,第一是对乌克兰的边境重筑,以继续对其入盟条件进行严格审查,另一种是对俄罗斯的边境重筑,通过实体边境的建造和长期的严厉制裁在布鲁塞尔和莫斯科方面建造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坚硬的“边境墙”。

二、欧洲再边境化的实施路径

(一) 内外边境的加固。欧洲在申根化后呈现的边境状态是内部去边境化和外部再边境化,但是当今的欧洲内外边境呈现了同时加固的趋势。内部边境的加固主要牵扯到两个方面,一个是数字边境的建设,另一个是申根区临时管控的常态化。欧盟的数字边境从广义上讲包括申根信息系统、签证信息系统和欧洲指纹鉴定数据库,这些数据库旨在控制移民流动并且分辨出非法移民的身份。进入21世纪后,欧洲展开了数字化边境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既可以发生在欧盟的边境检查点上,也可以发生在欧盟的任何地方。欧洲已经通过特定的制度和科技建设用特定的控制手段对欧盟内的人进行日常的监视,使之形成规训的社会。内部边境加强的另一点在于申根区临时管控的常态化。2006年的申根法令进一步对边境的临时管控作出规定,即“当成员国面临对公共政策与内部安全的严重威胁时,可以在其内部边境实行不超过30天的管控;如果成员国希望延期,可以重启为期30天的边境管控”^①。从2015年难民影响欧洲边境管控开始,到2017年5月,一共有48次边境临时管控记录。相比之前8年间的35次边境临时管控,两年48次的频次足以说明难民危机的严重程度,对欧洲边境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

就欧洲来说,把外部边境纳入欧盟机制管辖的重要事件是2004年外部边境管理局(以下简称管理局)的成立,再边境化可以此为标志和起点。外部边境管理局是倾向于进行遣返活动和快速干预的机构,是欧盟层面的外部边境管控机构。2015年的难民危机给外部边境管理局的升级提供了契机,2016年7月,欧洲议会通过成立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的决议并在9月成立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机构,成为外部边境管理局的升级版。当一个成员国的外部边境面临大量非法移民、潜在威胁或跨境犯罪时,便可要求“机构”发起联合行动,提供必要的科技与行动支持。新机构较好地解决了旧组织存在的问题,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对不能履行使命的成员国的外部边境进行快速干预,并在必要情况下敦促其重启内部边境管控。

(二) 睦邻政策与共同庇护制度的边境作用

欧盟睦邻政策的初衷是良好的,即“防止扩张的欧盟和其邻居出现新的分界线,代之以建立繁荣、稳定和安全的周边关系”^②。然而,睦邻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亨克认为“内外分界的逻辑在欧洲的外部边境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欧洲睦邻政策明显是一个边境政策:因为当定义邻居的时候,也定义了自己。虽然睦邻政策的政治本意似乎是好的,但是它形成了一种模糊的形态,即欧洲人通过定义独特的‘欧洲’概念和欧盟成员国把其他国家排斥在外,……这成为了欧洲再边境化的显著特征。”^③总之,种种矛盾的存在表明欧洲睦邻政策并没有达到其主观上防止产生新边界的预期,反而因为对于稳定的过分强调、对于邻居国家不同的待遇、对于强制灌输欧洲价值观的渴望和对于自身身份的急于界定,使得在欧盟与其定义的邻居之间客观上筑

^①Regulation (EC) No 562/2006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5 March 2006 Establishing A Community Code on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Movement of Persons Across Borders (Schengen Borders Code),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LL/?uri=CELEX:32006R0562>, last accessed on 17 October 2018.

^②https://ec.europa.eu/neighbourhood-enlargement/neighbourhood/overview_en, last accessed on 18 October 2018.

^③Henk Van Houtum, “Human Blacklisting: The Global Apartheid of the EU’s External Border Regim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28, No. 6, 2010, p. 962.

起了边境。

若从边境的角度看,共有的庇护政策是和外部边境一起建立起来的移民甄别系统,是欧盟边境重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欧盟的庇护政策在处理难民问题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在实践和话语上筑起了一道欧盟国家与难民之间的强硬边境,并已经纳入到欧盟边境的整体管控体系。欧洲各国政府没有持之以恒地敞开胸怀接待难民,而是限制或阻止试图进入欧洲大陆的难民,逐渐消蚀了欧洲人曾经对难民庇护的承诺。2011年,欧盟成员国的土地上设置了约250个收留中心,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乌克兰、土耳其、北非等和欧洲边境管控有联系的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欧盟法律都在强调难民不应该因为寻求庇护被拘禁,但事实是很多国家把移民拘留起来,而不管其进入其领土的具体理由。庇护制度的边境效应可用具体数字来体现:2009年在所有被联合国难民署和其他难民机构认定拥有难民身份的人中,只有6%的难民在欧洲获得了庇护身份,而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超过了90%。^①边境线上和各国内部的难民拘留机构与监狱类似,对待难民如同对待罪犯。

(三)“欧洲堡垒”的形成和加固

“欧洲堡垒”这个在二战时期指涉被纳粹德国占领的欧陆地区的宣传词汇,二战后常用来表示欧洲人对移民的保守态度,或者暗示欧洲收紧的移民政策、加强的边境管控或扩大的收留中心。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起,欧洲主要国家便停止了自二战之后的开放移民政策。“零移民”、“多元主义的失败”、“管控边境”、“失败的一体化”等词语经常被用来描绘欧洲的移民政策。近几十年来,各国的移民政策对新来者逐步严厉起来,同时,伴随着紧缩的移民政策而来的是文化环境和公众态度的转变,即从强调文化多元性变成关注其负面影响——虽然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反自由主义,但确实是在呼应着激进的右倾民粹主义思想和反移民浪潮。“欧洲堡垒”的形成还表现在边境的内化作用上,更多地指欧洲人对移民的偏见、歧视和排斥。根据2002年欧洲社会调查发布的数据,欧洲对移民的歧视与排斥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同年发布的欧洲晴雨表指出,有大约15%的受访者认为,对移民的歧视已经成为了正常合理现象。^②而13年之后,伴随着欧洲难民危机,调查机构增加与移民相关的问题。根据欧洲晴雨表2015年发布的数据,民众对于来自其他欧盟国家的移民持积极态度的占到了51%,持消极态度的占40%。然而,民众对于欧洲之外的移民持积极态度的比例仅仅为34%,而持消极态度的高达57%。如果说移民政策是一种流动和飘忽不定的边境的话,那么公众对移民的歧视态度就是持久存在的且极难改变的边境。

三、欧洲再边境化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效应

第一 欧洲边境与一体化的关系。李铁立对边界与一体化的关系作了启发性解释:成员国边界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有两种:第一种是显性影响,这主要来自于边界两侧的制度差异;第二种是隐性影响,这主要受到文化、社会和心理的影响。因此,欧洲边界的阻碍效应不仅来自于边界的壁垒效应,还来自于各国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边境地区的合作客观上推动了一体化的进程,使得边境地区由传统的阻碍效应向接触效应转变。^③战后的欧洲认识到,欧洲如果希望避免战乱维持和平,就需要合作,而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代表着军事对峙的边境去掉。

欧洲在去掉内部边境、保持各种要素自由流通的同时,希望建立更为完善的制度去保障这些流通机制以及外部边境的安全。欧洲通过一系列努力把边境管理纳入到一体化的总体进程之中。《阿姆斯特丹条约》签署后,欧盟成立了专门管理边境的机构,即司法与内政事务委员会,并且形成一体化边境管理(Integrated Border Management)的期望,这包括:申根管理、打击犯罪、加强各国相关组织的边境合作等,一体化边境管理是欧洲一体化在边境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所以,边境的动态性和欧洲一体化有紧密联系:欧洲一体化需要启动去边境化进程,去边境化反过来也会促进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因此欧洲需要把边境管理的一体化纳入到欧洲一体化进程之中。再边境化一定程度上会破坏去边境化带来的成果,给欧洲一体化带来负面影响。

^①Matthew Carr, *Fortress Europe. Inside the War Against Immigration*,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5, pp. 168-169 and 170

^②Andreas Zick, Thomas F. Pettigrew and Ulrich Wagner. "Ethnic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in Europ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 64, No. 2, 2008, p. 239.

^③李铁立《边界转型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机制》,《欧洲研究》2008年第4期。

第二 欧洲再边境化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通过再边境化,阻挡不受欢迎的人进入其领土,对于相关国家来说可能带来短暂的方便和安全,但是,再边境化也会产生新的边境,使边境重新发挥作用,使得壁垒阻碍效应再次彰显。难民危机和英国脱欧,作为近期显著增强的再边境化态势,十分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1. 难民危机导致的再边境化及其影响

二战后空前的难民潮使很多国家加强了边境管理,具体表现为收紧接收难民的政策,加大对不合格难民的遣返力度;加强对外部边境的管控,很多国家在边境筑起了铁丝网,欧盟层面上加强了外部边境管理局的职能;频繁启动内部边境临时管控,加大了对出入境人员的审查;社会舆论对难民逐渐持排斥态度,民众的排外情绪增强,民粹主义和极右势力得势,等等。难民危机带来的再边境化给欧洲一体化带来如下负面影响。

首先,难民危机带来的再边境化给欧盟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系统性的边境管控使预算大幅增加,仅路障一项支出就可能达到75亿欧元^①,另外还给欧洲旅游业造成了大约12亿欧元的损失。^②法国有关机构的研究显示,法国若长期实行边境管控,2025年的GDP将比现在降低0.5%,而2025年申根区整体的GDP会因边境管控比现在下降0.86%,欧盟所有国家2025年会因为管控而累计产生超过4000亿到14300亿欧元的GDP损失。

其次,难民危机带来的再边境化冲击了欧洲的共同庇护制度。欧洲脆弱的共同庇护体系在难民潮影响下受到进一步冲击,都柏林体系原有的“安全第三国”和“第一入境国”原则无法有效地处理难民危机。2015年9月欧盟出台新方案,欧盟内的22个成员国将根据经济水平等强制分摊在意大利等国的12万难民。^③然而有的国家对强制分配的方案坚决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反抗尤烈,使得欧盟协商一致的机制受到了相当的破坏。根据欧盟2017年7月的通报,欧盟将逐步采取违约程序制裁捷克等国的行为。

最后,难民危机带来的再边境化冲击了欧洲的价值观。欧洲一体化大厦的根基是欧洲人共享的价值观,但是,欧盟无法为寻求帮助的难民提供有效帮助。例如,在意大利和法国边境的文蒂米利亚(Ventimiglia),超过一半的被调查难民表示曾遭受过法国警察的暴力侵犯。^④类似的事情在欧洲漫长的边境线上每天都在发生。欧洲的边境止于此,欧洲的人权保护边境也止于此。边境地区的人道主义灾难、移民问题的过度安全化和数字边境的毛细血管式的监视,使得欧洲在边境重筑的同时,也在腐蚀其一体化大厦的价值观根基。

总之,退缩式反应给欧洲一体化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欧洲共有庇护制度的改革并没有取得十分显著的效果,反而在分摊配额的反复拉锯和纠缠中过多地消耗了欧洲业已成型的一体化协商机制和成果;边境的重筑过程中对欧洲人权价值的忽视造成了大量人道主义悲剧事件,破坏了粘合欧洲的共有价值观;最终,内外边境失守、无法协调联动的情况使得欧盟无法形成一体化的边境管理。

2. 英国脱欧导致的再边境化及其影响

在英国脱欧前,欧盟面对的是扩张后形成新边界的问题,即如何处理欧盟和新邻居的关系。但是,英国脱欧意味着原有的欧盟内部边境将变成外部边境。英国脱欧是英国主动选择和欧陆建立起边境,英国与欧陆的历史与相互关系决定了这种边境主要是一种建构的社会或心理边境,但是,其附带的地理边境问题即英爱边境问题(英国和爱尔兰边境问题)却成为英国脱欧进程中的难解的议题。

英国再边境化有两个涵义:其一是指英国和欧洲身份关系的重新定位,即英国脱离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建构出或恢复英国相对孤立的岛国外交政策,形成“英国人”与“欧洲人”的身份边境;其二是传统地理边境的重筑,这会牵扯到英国与欧陆国家边境管控体系以及英国和爱尔兰边境的重新定位。卡梅伦表示“地理位置造就了我们的处事哲学,……我们来到欧盟秉持的是实用理念,而不是情感因素。……欧盟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欧盟本身不是我们的目的。”^⑤这种从历史和思想上建构的阻隔边境最终在难民危机的宏观背景下被筑起并且给英国的传统地理边境管控带来影响。特蕾莎·梅在2017年年初表示,英国将收回边境控制

^①European Commission, “Back to Schengen – A Roadmap”, 4 March 2016, Brussels.

^②European Commission, “Back to Schengen – A Roadmap”, 4 March 2016, Brussels.

^③《欧盟公布分摊难民配额方案》,人民网,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910/e1002-27564867.html>, 2018年10月20日访问。

^④李丹《探访欧洲国境线上的难民危机重灾区①:生死困局》,澎湃新闻,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71238, 访问日期:2018年10月22日。

^⑤David Cameron, “EU Speech at Bloomberg Prime Minister David Cameron Discussed the Future of the European Union at Bloomberg”, 23 January 2013,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eu-speech-at-bloomberg>, last accessed on 24 October 2018.

权,然后争取与欧洲其他国家谈判达成尽可能最佳的免关税贸易协议。^①

英国是欧盟第二大经济体,是欧盟内人口第三多的国家,在欧盟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英国在建立和深化欧盟单一市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英国的离开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会产生相当的负面效应。而在边境问题上,英国一直有其自己的边境管理哲学。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表示“如果我们想使我们的公民避免犯罪和阻止毒品、恐怖分子和非法移民的侵扰,我们不能完全地去掉边境管控。”^②但是,英国脱欧公投后的仅仅一个月,计划到欧洲大陆度假的英国人被迫在英国多佛港前排起了长队,法国的“加来丛林”很快就被拆除,英国税务机构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英国脱欧后需要额外的5000多名员工来处理海关和边检等事务,并可能花费数年才能建立起相关的体系。^③英国需要在边境线上建立起全新的税务和边检体系,而新增的员工、相关物流业务等等都会导致财政预算的增加,最保守的估计可能为每年约十亿英镑。^④

如何妥善处理英爱边境问题已经成为英国和欧陆的难解议题,并继续对欧洲一体化产生负面影响。英爱边境关系的实质是:若北爱尔兰随英国一起离开欧洲市场,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将会形成“硬边境”,这是贝尔法斯特和都柏林方面不想看到的;如果北爱尔兰继续留在欧洲统一市场内,脱欧后就将与英国其他地区形成边境管控,这无疑会损害英国主权。2018年11月,在英国的脱欧草案中,双方再次重申要避免建立英爱的“硬边境”^⑤。尽管草案中提出为解决边界问题提供六个月的缓冲期,以防止出现“硬边境”,然而如何彻底解决边境问题仍将考验布鲁塞尔、伦敦和都柏林方面的政治智慧。

英国从来不是申根国,其之前与欧陆的并列边境^⑥管控将不会有根本变化,两国将继续遵守之前的《勒图凯条约》,这意味着英国依旧可以在法国领土上实施边境管控。一贯崇尚“实用主义”的英国会找到一条独立于欧盟之外的边境管理道路,而少了本就不是一心一意的英国,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或许能有全新的面貌,“这(英国脱欧)不是欧盟的葬礼,而是新的征程,这会使得欧盟向着更紧密的一体化前进”^⑦。所以,从另一个侧面看,英国脱欧或许对欧洲一体化朝更加凝聚的方向发展有间接的促进作用。

欧盟的目标根本而长远,它包括“在没有内部边境的情况下提供自由、安全与公正”^⑧,欧洲一体化的宏伟目标绝不仅仅局限在经济一体化,而是期望更加深刻的政治一体化进程。欧盟向往的一体化边境管理,不仅仅是对内外边境管控的一种良好期许,更是对欧洲一体化深入发展的宏伟愿景。但是,因为快速扩张而无法平衡的内部差异问题在危机面前已经暴露无遗。不同国家在难民危机面前展示了完全不一样的精神风貌,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欧盟“与排外和歧视作斗争的宏大目标”^⑨。英国的脱欧展现了国家主义情绪的泛滥和对一体化精神的极度不信任,这暗藏自由的政府间主义,即“强调一体化是最小公分母的讨价还价过程而不是共同利益的升级过程”^⑩。因此,欧盟在寻求扩大与深入一体化的同时,需要明确其最终的地理边界并且避免因为过分扩张而引起的一体化进程危机。

(责任编辑:周文升)

① 乔治·帕克《英国首相今日将宣布‘干净脱欧’》,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1019?rcode=smartrecommend&ulu-rcmd=0_02ap_ap_2_25b9a55a13d646fa985c6aa043cfa194,访问日期:2018年10月24日。

② Margaret Thatcher, “Speech to the College of Europe (‘The Bruges Speech’), 20 September 1988, https://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7332, last accessed on 29 October 2018.

③ “UK Could Need ‘5 000 More Customs Officials After Brexit’”, 15 September 2017, http://www.bbc.com/news/business-41275324, last accessed on 24 October 2018, last accessed on 29 October 2018.

④ Michael Savage, “Brexit Border Chaos Will Cause Huge Delays and Cost 1bn A Year, Says Report”, 30 July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7/jul/29/uk-border-customs-chaos-hit-hard-brexit, last accessed on 30 October 2018.

⑤ European Commission, “Draft Agreement on the Withdrawal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 As Agreed at Negotiators’ Level On 14 November 2018,” 14 November 2018,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sites/beta-political/files/draft_withdrawal_agreement_0.pdf, last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8.

⑥ 关于并列管控参见:刘一:《脱欧背景下的英国边境管控问题》,《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⑦ David Sassoli, “Brexit Should Inspire More European Integration, Not Less”, 24 June 2016,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david-sassoli/brexit-should-inspire_b_10660228.html, last accessed on 29 October 2018.

⑧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about-eu/eu-in-brief_en, last accessed on 31 October 2018

⑨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about-eu/eu-in-brief_en, last accessed on 31 October 2018

⑩ 房乐宪《政府间主义与欧洲一体化》,《欧洲》2002年第1期。